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自由競爭、能者優先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頻年以來，常有談論香港教育，每有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之嘆。筆者做過學生，經歷香港公開考試競爭最激烈的歲月；短暫當過小教員，又經常留意課程的不斷變更。不在其位，沒有利益衝突。

香港的小孩讀書如此的苦，有歷史文化因素在內，中國經歷千年科舉史，向來有優禮讀書人的傳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鄰邦如日本、韓國的社會風氣都是要小孩讀好書、考上好的學校，壓力自此而來。

在大學學額稀少的日子，老香港沒有見識到今天品學俱劣的大學生，對不認識的大學生多會另眼相看，對大學教師則一律敬稱「學者」。經歷數年前的「非法佔中」，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教育事業有一天一天爛下去的隱憂。許多牽涉教育產業中人道德的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

作為本文的一個小結，最後還是談談政府可以盡快改善的範疇，就是中小學派位辦法。

大部分家長為什麼這樣着緊子女上什麼名牌中學？因為他們認為入了名牌中學就更容易升讀大學。為什麼買豪宅亦要選「名校」多的地區居住？因為他們認為入了名牌小學就更容易上名牌中學。然後爭位遊戲再提前到幼稚園、幼兒班。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其實在於不公平、不公正、不公開的中小學派位制度！牽一髮便動全身！

筆者是經歷升中試的一代，直到小五才開始準備應付升中試，小一到小四都在「愉快學習」。那個年頭是香港經濟仍在起飛的日子，社會大眾感到有公平競爭是一種幸福。大家都不必鑽名校，升中試是考試成績跟人，你出身寒微也有機會入名校。有沒有「走後門」？當然有，但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參與相對公平的競爭。後來，有些教育界權貴自稱不想給孩子學習壓力而改了遊戲規則，小孩在黑箱作業之下不知自己的成績便被編派中學學籍。然後就是更多的走後門，升中走後門，然後升小走後門，再到破壞幼稚園教育。

「教師工會」領袖表面上愛心爆炸而骨子裡熱衷政治多過教育，最喜歡用一句說話反對公平公正公開的考試，就是虛構的「一試定終生！」香港社會的發展已經容許我們的年輕人「人人有書讀」，一試的成敗又如何可以定終生？還有更喪心病狂的所謂「教師」胡說在小學升中的公開試考核英文科對清貧子弟不利！這是什麼鬼話？歷史告訴我們，公平公正公開的考試，經常是社會低下階層上流的重要梯階！

中國內地高考就是讓出身偏遠農村的窮家小孩升學的重要途徑。他們不必鑽重點小學，不必鑽重點中學，只要成績優異，就可以優先入讀全國各地的名牌大學。

香港過去是一個崇尚自由競爭的社會。雖然過去的競爭未必是百分之百公平，但是有競爭才有進步，只要是良性競爭，就是整個社會得益。重設升中試，讓成績直接跟學生不會產生「一試定終生」的惡果，只是重建香港精神，讓有能者優先選擇而已。這樣才可以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

（再談香港教育沉疴・之五・完）

奇怪的生活習慣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當生活上每天幹着同樣事情，如果有一天改變了這個習慣，原來我們下意識還是會做同一樣事情。自己經常也出現這種情況，有時也覺得很好笑，原來人真的有某種記憶力去記下經常會做的事情及每一個步驟及次序。

就好像自己習慣每天戴帽子出外，因為如果當天不需要做些拍攝或司儀工作，通常也只帶着帽子比較方便，因為不用弄頭髮。但我試過很多次，沒有戴帽子的日子，回到家裡之後，我的手竟然習慣地想把帽子除下，才發現今天沒有戴。

又例如每次出門的時候，自己便會從背包拿出車匙放在褲袋內，到達停車場的時候便可以很快開動汽車，但近期發現，就算我不開車，只是走路到附近買點東西，吃個下午茶或晚飯，回家時候才發現，我的褲袋內已經放着車匙，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說到開車，原來自己開車也有同樣的習慣，如果次序有點變動，就發現有點手足無措，要再想一想才可以啟動。因為通常我開車的習慣是，先坐在司機位置，會先扣上安全帶，然後啟動汽車，再把一個按鈕關除，再放下鎖車掣。但如果有一天，我先啟動汽車，然後扣上安全帶，其他步驟我便要想一想才可以繼續，其實有時自己也有點害怕，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不是記憶力衰退，有時我也會跟身邊的朋友說：「可能我很快便會患上腦退化症，如果到時候認不到你們，請不要見怪。」而且又會擔心自己，當遇上一些跟生活習慣不一樣的情況時，可能要用多一點時間才可以適應，又或者如果不是正常的生活程序，可能就會引發出一些危險，不過可能自己想得太多，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着我這種情況出現？

當然我沒有害怕轉變，變幻才是永恒，歌詞裡面也曾經這樣說，所以就算生活上有任何轉變也很好，一成不變，才令人感到疲累及沒有新鮮感，動力可能也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人的習慣很奇怪，按部就班就是我們由細到大所認識到的知識，如果做一些事情太急進的話，可能便會弄巧反拙，如何生活就讓自己慢慢去感受，不需要設定什麼，隨心出發，過着自己喜歡的人生。

書畫籌款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啟功又名啟元白，著名書法家，他是清朝王室遺老，與末代清帝溥儀有很近的血緣關係。多年前曾來港訪問，當年老伴仍在出版界工作，因擅講普通話和上海話，常擔任北方來客的招待員，並得名家贈以字畫。我今仍在客廳掛有啟功題贈唐詩一首的字幅。睹物思人，既欣賞啟功書法，也感懷老伴在世的日子。

啟功自學成才，對古典文學有很高的造詣，也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和鑑賞家。

我對書畫的欣賞能力不高，但也喜歡一些中國書畫。西洋畫在世界書畫市場上價更高，比如畢加索的畫，價值連城。

我擁有幾張中國畫家的名畫，如謝稚柳的，據說價值都在近百萬之數。又如黃胄畫的驢子，每隻都以十萬計，還有關山月的畫作等等，這些雖然是我的私藏，但我並不想作為私產，身後如果加以拍賣，也作為吳康民教育基金的一份，以造福莘莘學子。

近年來暴富的人多起來了，而附庸風雅的人也多起來了。這不是欣賞書畫藝術的人多了，而是不少暴富者以收藏書畫以保值。所以中國書畫，特別是名家的，價值不斷飆升，以至達到天文數字。

多年前，畫家黎雄才曾造訪我所服務的學校，他曾是全國政協委員，與我在北京人大政協會議中結識。來訪我校時說要贈以一幅大畫，結果果然並不食言，贈以一幅長約一丈、高五呎的巨畫，現藏我所服務學校的圖書館。

早年我所服務的學校興建新校舍籌款，曾得黃苗子大畫家支持，在北京兩會期間，邀約全國若干書畫名家餐敍，並承惠贈書畫以作拍賣籌款之用。當年籌得款項不少，得以興建今天堂皇的培僑新校舍。其中黃苗子兄與黎雄才前輩出力最多。他們的義舉，永遠值得培僑師生懷念。

回歸以後，學校進入政府津貼學校行列，經費不缺。回首當年籌款的艱辛，亦懷念支持學校的先輩友人，感恩難忘。

歡笑的癌患者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身邊接二連三有朋友得悉患癌，或是癌病復發。我替他們難過痛心的時候，卻聽到他們的笑聲，分別對我說：「心情平靜、坦然面對、心懷感恩！」讓我破啼為笑，擁抱着這群熱愛生命的朋友！

一位好友淋巴癌復發之時，丈夫卻突發性心臟病送院，幸搶救及時，在鬼門關前止步。她對我說：「感謝上天留下丈夫給我，在我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他能繼續給我悉心照料。這樣幸運，我還有什麼可抱怨？」她還說：「由於患病，我認識了一班病友，互相鼓勵和支持，跟他們去學攝影，也學畫畫，學懂欣賞世界的美麗。因為生病，兒子盡顯孝心。我只感覺因病而獲得了許多許多珍貴的愛，所以患病以來，我一直懷着平靜和感恩的心情！」「甭擔心我啊！真的，嘻嘻！」她反過來安慰我。

另一位好友剛驗出患上膀肛癌，需面對化療和電療的痛苦過程，他卻說：「我對整個治療都很樂觀，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怨天尤人沒用，倒不如開心地去面對……最重要是有信心，態度積極，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對着他，又怎忍心流淚？

一位我看着她長大的親戚患了乳癌，為免親人擔心，瞞着我們，幸好經已痊癒，她憶述當時的心情，笑着說：「我一直都好樂觀，從未擔憂，就這樣好好去醫治！」或許因為她從事保險業，且是虔誠信徒，心有依靠。

他們真的較我想像中堅強得多，相信他們往後的日子都會健康快樂，因為樂觀、開朗、信心都是靈丹妙藥，能打倒病魔。希望所有患病者都堅持以這些武器作戰！

■以樂天的心情對抗逆境定能海闊天空。　作者提供

致敬，橙色書包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小狸的「朋友圈」裡不斷有橙色書包湧現，甚至還有些影視明星或網絡大V在熱情刷屏，例如陳小春九月十七日17:21發微博有言：「開車的朋友們，如果在行駛的途中看到背橙色書包的小朋友，請放慢車速，因為他們是有聽力障礙的小朋友。請幫忙轉一下。」很快，該日18:41，舒淇也作為大V在網絡上「接力」了……

而且，後來小狸發現，自覺又及時的「接力」者，不僅有這般名流大腕兒，也有很多最普普通通的尋常百姓，例如一位環衛工人說：「我在彎腰清掃路面的時候，需要醒目的橙色衣服來保護我的安全。同樣道理，有聽障的小朋友過馬路時，也需要被發現。我願意為他們所需要的橙色書包代言。我支持橙色書包！」

就這樣，無論是網上還是線下，小狸最近感覺有一股橙色的浪潮洶湧而至。追根溯源，小狸又發現原來有一個可敬的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是這股橙色力量的堅韌推動者。

據悉，該會是從二零一六年四月開始下發橙色書包的，目前已經公益發放了一萬零一百一十個。而每個橙色書包的綜合成本是一百二十元，可想而知，他們已經付出了多少公益成本。而這些橙色書包的發放成本又全部來自社會捐贈，這又進一步可想而知，他們已經花費了多少公益心血。

更難能可貴的是，小狸發現這個基金會還有如下一些特點頗值得人們注意、支持與學習：

例如選項準確。他們做公益決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深知目前中國零至十四歲的聽障兒童總數超過四百六十萬，而這些孩子的交通安全問題暗藏巨大隱患，是頭等大事。

再如實施縝密。他們發放每一個聽障兒童的橙色書包裡，其實還有水粉顏料、畫筆、調色盤、油畫棒、水粉紙等很多的美術用品。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呢？因為他們深知聽障兒童的聽力損失以後，孩子們的色彩感知與表達能力反而會比一般人更強一些，這是在暗示、引領他們認知「上帝在給你關上一扇門的時候，一定會又給你開啟一扇窗——一扇更美麗的窗」。這份用心，讓人肅然起敬。

還有如發放橙色書包的選擇時機也是耐人尋味的。九月，正是孩子們開學的日子，也正是城市裡交通更加「危險」的時候，當然，這也是整個社會特別是家長們最開心也最關心的非常時刻……橙色書包，不僅是聽障兒童們的交通保護神，也不僅是一股橙色力量的公益弘揚，它還是那個鮮為人知「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的匠心之作。

致敬。深深的感謝。

■橙色書包不僅是聽障兒童們的交通保護神，也是一股橙色公益的力量。　網上圖片

劃痕

百家廊　袁星

雨下得緊，院子裡少有行人。我坐在室內調試電腦程序，相隔一間屋加一個樓道外的李主任敲開嗓門喊我。這女聲十分響亮，雖稱不上尖銳，卻大得像放炮一樣，比X射線更具穿透力，衝開近半米厚鋼筋水泥牆的堅硬阻擋，轟響入耳。

坐在緊閉門窗的室內，我清楚聽到了她大嗓門的呼喊。聽她一驚一乍慣了，我並沒覺得有什麼特別不妥。慢步走到門口，敞開門尋找聲音來源。樓道裡空蕩得很，似乎根本沒被聲音穿行過。我走過隔壁的門，走過樓梯口，徑直去往李主任那科。

沒人，折返出門時看到迎面的窗外圍了幾個同事。他們在圍着我的車看，還有近旁李主任的車。怎麼了？我納悶。走到人群旁，還沒等我反應過來，李主任的聲音又從人群裡笑中夾雜着苦楚擠出來，「不好意思啊，我把你的車刮了一道。」我湊過去，見車尾燈處多了道深深黑黑的劃痕，長約五厘米。尾燈上方，還有一道劃破了車漆表層的淺黑色痕跡。

「不好意思，我給你錢。」聽李主任這麼說，我沒說話，心裡還是挺鬱悶的，像是也被車劃傷了一道。突然想到「躺槍」一詞。我的車停在那裡，與她的車並排排列，中間有充足的空間，怎麼就劃拉到一塊去了呢？何況還下着雨，又不到下班時間，動車幹嘛？李主任說小阮要出去，她的車在後面堵着，就被告知先調調。小阮走後她想把車再倒回原來的位置，一個沒注意，就親到我的車屁股上。

孫國梁走過來說他在自己車旁，正洗車呢，聽到「砰」地一聲，轉過頭來看，李主任的車就結結實實撞我車上了。小孫的車只距我的車十幾米，自然聽得真切。怪不得我敞開門去李主任科路遇他時，見我一臉輕鬆，他微笑說恐怕一會兒我就笑不起來了呢，原來是先我一步知道了這事。

我這輛車從買來到現在，已跨過三個年頭了，共劃傷了五次。第一次是在回村路上的一個上坡處。村裡的路本來就窄，那個地方停了一輛高欄貨車，車頭斜在路上。我掛着二擋上坡速度雖然不快，到跟前時意識到直行過不去，只得急打方向盤。北汽轎車的車頭比一般車長些，當我急打方向時，根本沒看到路邊被臨近一戶人家砌上的那一排用於雨天擋水的空心磚。剎車晚了點，前保險槓刺啦啦衝過去，折斷一根螺絲後緊緊卡在磚上，進退不得。

路邊不停車，或路邊不被亂砌那道空心磚，我不會劃傷車。或者我車技高些，在處理這種情況時足夠冷靜，或許也不會劃傷車體。問題是那時我的車買來不足兩個月，還沒出磨合期，跟開別人的車差不多。路窄，又是一段近四十五度的上坡，離合、腳剎、油門都還不夠默契的我，偏偏又沒看到那兒有排空心磚。車有全險，可一道不是特別嚴重的劃痕，實在沒必要走保險理賠程序，我自己掏錢去維修、烤漆了事。

第二次劃傷車體，還是在回老家那段路上。在另一個上坡路段，遇上一輛停在路邊噴灑農藥的三輪車。我在三輪車旁停下，讓鄰村那位老鄉把車挪動一下位置。因為他正在噴灑農藥挪車不方便，就想讓我通行試試，他說幫我看着點，過去沒問題。

路邊被三輪車一佔，剩下的那點寬度，勉強可供轎車通過。上坡路控制車子不容易，南邊又有花椒樹枝伸到路上。車速和方向盤的操控沒拿捏好，車體一偏，刺啦一聲剮蹭到三輪車的車幫上。右側反光鏡被撞折過來，刮掉不少車漆。若不是剎車及時，車體也會遭殃。看到剮蹭到一起了，那位老鄉急忙爬上三輪車，停了噴藥的機子，把車開到一邊的一個略微開闊的地方。雖然不熟，但彼此認識，上下莊的人，我好意思跟他計較麼！見他面露難色，我重新啟動車子，自認倒霉開車離開。一年到頭，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像這種情況，就算他硬塞錢給我，我也不會拿的。見過太多秀車技出事的司機，我考出駕證後，一直不敢太大意。爭分奪秒開車不是我的習慣和擅長。不管去哪裡，我總會給自己留足行車時間。行車時也規規矩矩的，畢竟，一年只有十二分可扣而已。雖然偶爾也去陌生的城市，這兩年，每年卻都是零扣分。

不過，自己注意了，未必就一定能保證不出意外。我居住的小巷，把車開進來容易，卻沒調頭的地方，出去只能靠倒車。巷子雖然只有三四十米長，雖然筆直，寬度也足夠轎車輕易通行，總是一次次倒車，怎麼都不是個事。單位離家一百多米遠，與其把車停在家門口，不如停在單位的院子裡省事。

單位院子東側，外來車輛少，一般都是職工在停車。院內安裝了幾個攝像頭，我把車停在那裡，找的地方略偏，算很安全。齊會計買了新車後，一次把車停在我家車對面。他倒車時，車屁股蹭到我家的車上，劃了兩道淺痕。他停下車去科裡找我，到車旁看了下劃痕，我告訴他沒啥事。推讓半天，堅持沒要他的錢。過了沒多久，小齊的車又在縣城裡跟路邊的花壇吻了一次，前保險槓撞得不輕。知道他剛買車，車技也還牽強。我再停車時，有意識盡量離他的車遠一點。

第四次剮蹭，又是和小齊的車。我的車停在院子東側靠北的位置，小齊來的晚，又一次把車停在我的車旁邊。我平時不常開車，停得久。一天早晨，小齊很不好意思地找到我，滿臉歉意告訴我又把我的車刮了。這次剮蹭的比第一次厲害，看上去很刺眼。他掏出錢硬塞給我，推讓十幾次，看得出他是誠心誠意要給我維修費，我依然沒要。一個單位的同事，怎麼可能為了區區二三百塊錢的小事，彼此計較。

這一次是第五次剮蹭，也是第三次「躺槍」。每一次剮蹭，自己剮蹭，或者是被別人剮蹭，心裡都難免鬱悶！不是維修不維修花錢不花錢的問題，而是心裡頭疙疙瘩瘩的，總感覺不舒服！因為不管是整形、烤漆還是噴漆，維修過的車體，總比不上原車。

然而，只要行車上路，這樣那樣的小剮蹭就難以完全避免。作為司機，能做的就是小心駕駛，規範駕駛，按交通規則駕駛。萬一出現剮蹭，也沒必要太過沮喪，整形烤漆便是。就像我的車，兩次自己剮蹭，三次「躺槍」，若想不開，鬱悶幾天又能如何！

個多月前，我刮鬍鬚時，順便把下巴處一個色素痣上的鬍鬚也刮了。過了半天，那個色素痣處便有點兒癢。這種情況，以前也出現過。看了些關於「痣」的相書，迷信點說，出現的位置還算不錯。可按照皮膚科知識判斷，像這種偶有瘙癢的痣，留着未必是好事。兩者結合，我決定偏向科學，便做了次徹底的激光祛除術，把臉上的另兩個痣也一起去掉。

車體剮蹭，先不理論對錯，若不注意，終究會影響觀感；痣留在身上，相學分好壞，皮膚科卻無「好」一說。如此，很多事物的出不出現，有時是不由人，但注不注意、彌不彌補、如何實施，卻是可以自己說了算的。

■愛車人士視車為命根。　網上圖片

校園生活點滴

昨日紀　陶然

北京第六中學，是一座老校，有人傳說是當年吳三桂的馬房，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從來沒人考證過。老校是三進院落的平房，最前面是操場，中間是有籃框沒籃網的泥地籃球場，上體育課的時候，我們就繞着圈子跑。當然我最喜歡的，還是籃球課。

這操場，也是全校集會的地方。大家列隊，一排排地站在那裡，聽書記訓話。有一次動員去迎賓，好像是去天安門附近，迎接緬甸總理吳努，書記講話時說，外國人都說中國人就像熱水瓶一樣，外冷內熱，那句話我印象很深。她好像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就參加革命，文革中一度被揪出，罪名是「反黨小集團」的頭目，結局如何，就不清楚了。

除操場外，木工房也在操場旁邊，上勞動課時，我們被分配去磨煙斗，煙斗都已成形，只是還沒磨光，但我哪裡會？也就跟在別的同學後邊學着磨，印象中總是不合格。看着有的北京同學磨得又光又亮，我慚愧得無地自容。

有一次，勞動課潘姓香港同學請假，被一個姓高的班主任缺席批評，說他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慣了，所以懶散。記得這位高老師藍色中山裝胸前總是別着一枚團徽，講起話來，抑揚頓挫。他住在二進右手邊的教職工單身宿舍裡，我懷疑他不是北京人，在北京沒有家。

二進有許多教室，中間是校長和書記室，還有禮堂和圖書館。儲藏室也在那裡，存放着我們這些歸僑學生們的皮箱衣物。課間休息時，我們就在旁邊站着聊天。有一次剛上完三角課，阿潘便模仿四川籍三角老師的川音，「三……角！」煞有介事聲情並茂地說，你們知道嗎？他為什麼一隻眼有毛病？那是他當年做地下工作偵察時，不小心給敵人的子彈打的！說得我們全都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但終於也沒辦法證實。後來我想，大概是他的創作慾太強，隨口編出的故事吧？因為他自稱小腦發達，後來也果真給他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我們被分配住進三進最尾端的集體宿舍裡住宿，一間大房，住着十二個海外歸來讀書的男生。中間是一張長方桌，入冬時，便有燒煤球的火爐供暖。那時，宿舍常常是我們講笑的地方，不分輕重。有一天，電報急傳，陳的祖母去世，本來應該氣氛沉重，但大家對此事沒什麼感覺，和陳交情甚佳的L更朗讀契訶夫小說的課文：「別里科夫靜靜地躺在那裡……」惹得陳笑罵了一聲，「去去去！」其他人也都哄堂大笑，並沒有人有悲傷表現，嘻嘻哈哈也就過去了。

不料過了兩天，加急電報又再飛來，我們以為是家裡人催促趕回去辦喪事，也不以為意。不料一拆開電文，陳突然嚎啕大哭，大家都嚇了一跳，L湊上前去一看，臉色立刻變了，急忙扶着陳，安慰幾句。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母親也跟隨祖母大去了。如此戲劇性，讓我們發呆，也是我們始料所不及。